小岗之路

——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纪事

□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采访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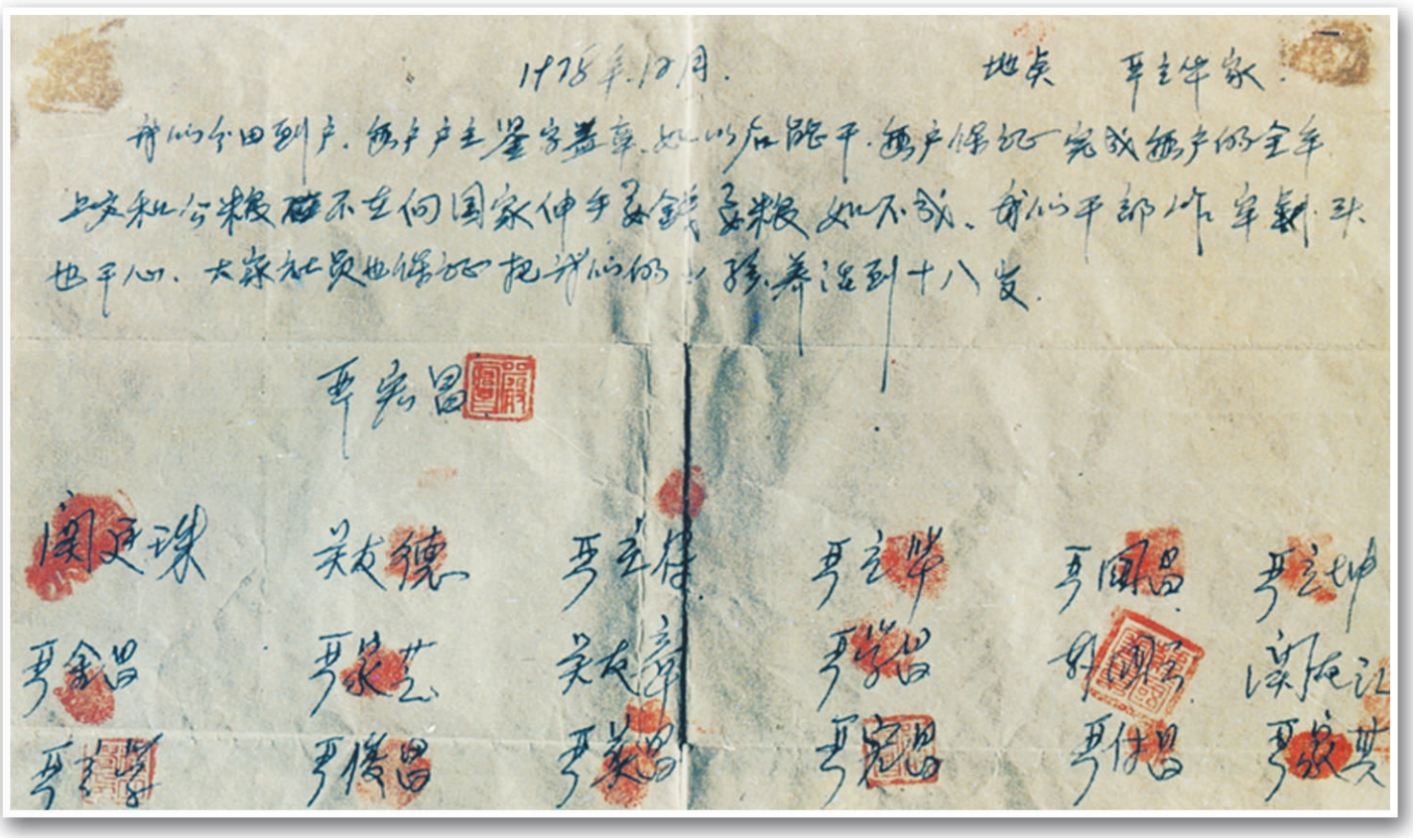
编者按 一个人口只有100多人的小村庄，却酝酿出了中国农村改革的一份宣言；一张有18个红手印的契约引发的蝴蝶效应，却演变成了一场惠及亿万人的改革巨浪。历史事件的重大价值和深远意义，往往随着时间的推移愈益彰显，经历实践的检验愈益明晰：1978年，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134元，2017年，这一数字猛增到13432元，后者恰好是前者的100倍！这一切的源头，正是在那个叫小岗的安徽小村里。

习近平总书记曾盛赞小岗村的壮举："当年贴着身家性命干的事，变成中国改革的一声惊雷，成为中国改革的标志。"经历了40年气势磅礴、风驰电掣的发展，中国农村已站在了全新起点，正沿着全面小康的大道疾驰。小岗之路，就是中国改革之路。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重温"小岗精神"，回望小岗和中国农村改革的来路，无疑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极强的针对性。

"小岗村当年的创举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一声春雷"——2016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安徽小岗村"当年农家"院落的大包干签字室时这样为小岗点赞。

40年前的这声春雷，冲破思想桎梏，唤醒沉睡大地。也正是从那一年起，中国共产党领导亿万民众，开启了改革开放这场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伟大变革。40年来，作为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的小岗村，随着改革的脉动，见证了中国农村的一次又一次发展跨越。

从改革开放初期的家庭联产承包，到本世纪初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再到如今的土地"三权分置"改革和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有领跑、有追赶、有同步，小岗村可谓是完整参与了中国农村改革发展的每个阶段。



图为小岗村按有十八个鲜红手印的分田到户契约。（资料图片）

按下红手印 搞起"大包干"

"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社员们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十八岁。"

步入位于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大包干纪念馆，给人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展墙上那放大的按有十八个鲜红手印的契约。契约内容寥寥几十字，却震撼人心。40年前，这一纸红手印，成就了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一份宣言，它掀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

这是淮河岸边的一个普通村庄。1955年成立互助组时，因地处岗地，起名"小岗互助组"，小岗由此得名。1978年前的小岗村，是远近闻名的"三靠村"，吃粮靠供应，花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当时的小岗是梨园公社严岗大队的一个生产队。"泥巴房，泥巴床，泥巴锅里没有粮，一日三餐喝稀汤，正月出门去逃荒。"这句当年小岗人讨饭所唱的凤阳花鼓词，真实反映了那时的生活状况。

那时的小岗有20户人家，共115人，耕地1100亩，但适种面积只有300亩。大包干纪念馆里的图片，清晰地记录着小岗人当年的窘迫。1976年的小岗，每人每天只有6两多的口粮，一个壮劳力辛苦一个月赚不到3块钱。"那时，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大家生产积极性很低，社员普遍消极怠工。"大包干带头人严宏昌介绍，自1957年开始，全村年年吃国家供应粮，很多时候一年要吃11个月。

29岁的严宏昌当上生产队副队长的1978年，凤阳发生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灾，粮食几乎颗粒无收，农民们更大规模地外出讨饭。

穷思变，变则通。在那个后来人尽皆知的夜晚，村西头一间低矮破旧的茅草屋里，严宏昌、严金昌等18个衣衫褴褛的村民就着微弱的煤油灯，酝酿着一件惊天大事。"一家妻儿老小，几天不烧锅。我父亲饿得就想吃一口芋头干，但我弄不来。"严宏昌说，为了活命，大家起誓，瞒上不瞒下，瞒外不瞒内，把田地分到各家，搞起了包产到户。他们冒死在契约上留下了红手印。如今，这张10多厘米见方的纸片原件，作为改革开放的珍贵物证，静静地陈列在国家博物馆。按手印的这18人中仍然在世的还有10人。

就在那晚，他们连夜将生产队的土地、耕牛、农具等按人头分到各家各户，搞起了"大包干"。严宏昌一家分得近30亩地，没有人再偷懒，一家老小没日没夜地在田地里干活。1979年春节前，分到田地的小岗人想的不是怎么过年，而是扛起锄头、挑着牛粪，争着比着往自家的田里跑。第二年秋收后，严宏昌家里稻谷、花生、红薯堆得到处都是。小岗村里没人羡慕他，因为家家都丰收了。

这是在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中至今仍然有据可查的史实：在很长时期内，这个贫瘠村庄一直饱受饥荒之苦。但到了1979年，如同释放了魔力，小岗村的粮食产量由之前的每年的3万斤左右一下子增加到13.29万斤，相当于"文革"期间年均产量的4倍。

分田单干在当时并不符合政策，严宏昌明白，这件事弄不好就得坐牢。小岗人咬紧牙关死守着秘密，却不知这与以往大不相同的干活劲头泄露了"天机"。很快小岗分田到户单干的消息不胫而走。公社、县里的调查一个接着一个，要求他们必须重新合到一起。可小岗人铁了心要单干，哪怕不给贷款、不给农资和种子也不屈服。此后，不断传来反对"大包干"的声音。包产到户有着极大的争议，国家会怎么看、怎么办？严宏昌他们内心很忐忑。

在如今已年近七旬的严宏昌看来，小岗改革的火种得以幸存，得益于当时安徽省委的支持，特别是随后党中央的肯定。他回忆，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同志专门来到小岗村考察，看见家家粮满囤，户户谷满仓，很是高兴。在严宏昌家开的座谈会上，万里对村民们说："大包干只要能增产，不仅今年干，明年还要干，允许你们试5年。"4个小时的座谈让干部群众吃下了定心丸。"要吃米，找万里"，这句在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大地上广为流传的话，与万里对小岗分田到户的支持密不可分。

"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今天的小岗村民文化广场上，一本摊开的《邓小平文选》雕塑镌刻着这一讲话。这段话出自邓小平同志1980年5月《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谈话。从那时起，有关包产到户的争论在全国范围内停了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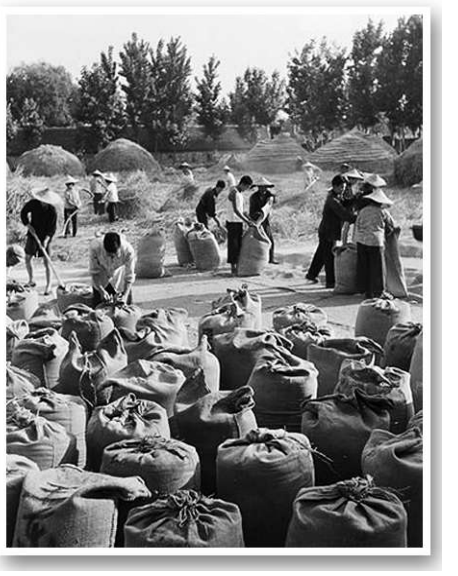
1980年9月，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通知指出，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大包干从此有了全国"户口"。

在小岗人按下红手印前后，四川、甘肃、河南等多地农民也在想方设法摆脱体制痼疾，探索农业生产责任制。在安徽，凤阳县马湖公社实行"包产到组"，来安县、天长县一些公社建立"联产计酬"等责任制，肥西县山南公社小井庄干脆把地分到各户"先干一年再说"……到1981年底，全国已有90%以上的生产队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

中央农办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回忆说，从1982年到1984年，中央连续3年以"一号文件"的形式，对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生产责任制给予充分肯定。此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断完善，最终形成农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

后来凤阳人把"大包干"编成歌谣，成为闻名全国的《大包干》歌："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让他们没想到的是，全国各地的人们蜂拥而至，纷纷来学习"大包干"经验。到1984年底，全国569万个生产队中99%以上都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人均粮食拥有量达到800斤，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

记者旁白：改革是从农村起步的，分田到户是农民的首创，当年贴着身家性命干的事，变成中国改革的一声惊雷。改革就是在"无人区"探路，小岗村以18个红手印标记了一个村庄在中国改革史上所能达到的高度。当然，小岗人也要感谢时代，感谢邓小平同志和万里同志这样的改革倡导者。



1979年秋，分田到户后的小岗村迎来大丰收。（资料图片）

2018年2月份，小岗村大包干带头人严金昌展示集体资产股份分红红包。郭如亮摄

三按红手印 留住带头人

1993年，作为"小岗二代"的严宏昌之子严余山、严金昌之子严德双、关友江之子关正景相约到广东沿海打工。他们一下子便被城市里矗立的高楼大厦、夜色中闪烁的霓虹灯所震惊，严余山跟记者回忆说："那是小岗人从没看到过的景象，深深感觉自己落后了。"1995年，严金昌全家合力给儿子盖了一栋二层小楼，这在全村算是很早的。不过，从平房到楼房的转变，小岗人慢了些。

在首创"大包干"后，小岗村的经济发展在一段时间里却滞后了，村民增收乏力。那时，乡镇企业发展如火如荼，不少农村地区快速壮大集体经济，村民率先致富。而此时的小岗，躺在"大包干"的功劳簿上，存在小富即安的思想，对外界的支持产生了依赖感，奋斗精神日渐不足。

中国社科院农村所一位长期跟踪调研小岗村的专家为记者分析了其中的原因：小岗村较偏远，地理位置、自然条件欠缺，村民缺乏一种凝聚力、向心力，再加上贫穷导致的不重视文化教育，村民受教育水平整体低下，使其摆脱小农意识的难度大，合作意识不足，闯市场的能力比较弱。此外，最关键的是，那时候的小岗缺乏一个团结的、有战斗力的领导核心，缺一个好的带头人。

1997年11月，在外界牵线下，江苏省张家港市长江村与小岗村东西经济合作共同发展工程启动。对小岗村村民来说，最关键的有两件事：长江村投资20万元支持小岗村农业产业化发展；长江村出资，小岗村出工，共建友谊大道。至此，一条宽22米、长1公里的水泥公路友谊大道诞生。在之后很长一个时间段，这条大道成为小岗人跟外界联系的"主动脉"。

2000年，小岗村挑选了20多个年轻人到长江村学习技术。2001年，长江村润发集团在小岗村投资建设占地80亩的高标准葡萄示范园，在示范园的带动下，小岗村不少农民都种植了葡萄，总面积达450亩。这是经小岗村农民自愿、有偿流转而兴起的第一片"试验田"，小岗人迈开了现代农业结构调整的步伐。

小岗立足"农"字，但也要试水办企业。严余山试图续写他父亲当年的"创业梦"。不过，对他来说，回乡创业之路也不是一帆风顺。2000年，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回到小岗的严余山在村里办了加工厂。企业红火了不到半年，就遭遇"滑铁卢"：瓶盖厂、电表厂接连夭折，50万元投资变成了一堆不到两千元的破铜烂铁，"我当时还不知道有'投资环境'这四个字"。遭遇挫折的严余山失望地离开小岗村。

当时有一组数字令小岗人感到压力：2002年，山西大寨村经济总收入突破1亿元，农民人均收入达到4000元；河南南街村在1.7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创造出年产值14亿元的奇迹；而此时，小岗村人均收入只有2100元，离小康标准相距甚远。"羡慕那些明星村，更羡慕他们有好的带头人"，这是当时多位大包干带头人的心声。

针对小岗发展的瓶颈和群众的期望，上级党组织向小岗村派出村党支部第一书记，从强班子开始着手解决小岗村发展慢的问题。在以第一书记沈浩为代表的村两委带领下，小岗从一度迷茫中奋起，发扬"大包干"精神，再度开启新局面。

"既然来了，还后悔吗？要退缩吗？绝不！我相信小岗绝大多数党员、干部、群众是不满意现状的，是想改变的。有了这一点，就是做好小岗工作的基础。"沈浩在2004年2月22日的日记中写道。作为安徽省财政厅的一名干部，沈浩当时39岁。2004年，他被选派为安徽第一批下派农村干部，赴凤阳县小岗村任村党支部第一书记，为期3年。

在来到小岗村后的第一次支部会议上，沈浩指着账本上的"3万元的集体欠债、全村人均收入2300元"的字样，掏出心里话："小岗村起了个大早，却赶了个晚集。一夜越过温饱线，20年没跨过富裕坎。小岗一定要发展，不发展不行啊。"

走马上任后，沈浩走进家家户户聚拢民心，跑遍沟沟坎坎了解村情。他花两个月的时间，把全村100多户人家挨家挨户跑了个遍，与大家促膝谈心：小岗村只有发展才能富裕。他带着36个村民去几个当时著名的先进村参观，一路走一路讨论：与先进村比，我们的差距在哪里？"当时考察完后，大家都觉得很惭愧，小岗落后了。在返回的路上，我们就开会讨论，下决心招商引资办工厂。"严金昌说。

沈浩清醒地认识到，小岗不具备其他发达地区农村改革典型得天独厚的自然和经济条件，小岗发展只能立足村情，因地制宜，绝不能生搬硬套别人的模式。他为小岗制定了发展现代农业、开发旅游业、招商引资办工业的"三步走"思路。

沈浩在小岗村开展土地流转的第一个项目，是建立200亩的养猪场，很快见到了效果。此后，他带领农民发展黑豆、蔬菜和甜叶菊种植；新建了大包干纪念馆，"当年农家"景点和农家乐餐馆，发展红色旅游和乡村旅游；不断招商引资，小岗面业、乡村培训中心、从玉菜业等企业签约落户小岗。就这样，农业、旅游、工业一步一步发展起来。

他还首创了大学生民兵连。2005年6月，当12名大学生陆续走进小岗村并加入了民兵组织的时候，小岗村民兵结构和务农队伍悄然发生了变化。大学生民兵在小岗村建起了双孢蘑菇大棚基地，当年收入达42万元，吸引了附近农户加入。

2006年，严余山第二次回到小岗村，注册了安徽小岗节能科技有限公司。他的回归是应沈浩的邀请。上次离开小岗是在2002年，此后严余山看到上海申办2010年世博会成功，瞄准基础设施建设的商机，次年6月便转战上海，做起建材贸易。这一次，严余山取得了成功。他的成功吸引了沈浩的注意，真诚邀请他回乡创业。严余山又在小岗开设了公司，坚持了3年，主要做节能产品。

沈浩带领小岗推进改革发展致富，让小岗的面貌变了个样，人气大振。2006年，小岗村人均收入超过5000元，这是沈浩任职的第三年。"好带头人来之不易"，抱着这样的想法，严金昌和当年的伙伴们又凑到了一起。这些当年连坐牢都不怕的人，这一次却担心沈浩走，他们说怎么也要把沈浩留下。这个当年以18个红手印揭开中国农村改革大幕的小村庄，再次摁下一纸的红手印，他们要留住沈浩。几天后，一纸摁着98个村民红手印的"请愿书"递到了合肥，请求让沈浩在小岗再干3年。

2007年10月，沈浩和村两委聘请安徽省城乡设计研究院编制了《凤阳县小岗村新农村建设规划》。规划涵盖了村域主导产业、村庄布局、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环境保护等各方面。

在沈浩的第二任期里，大学生民兵得到新的发展。2008年3月，滁州市委、市政府和滁州军分区在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内举行了"小岗村大学生民兵班"成立仪式，苗娟等9名大学生庄严地进行了入队宣誓，并在决心书上按下鲜红的手印，宣告中国农村第一个大学生民兵班——"小岗村大学生民兵班"诞生。当时的报章评价说，这走出了一条"当新民兵、做新农民、建新农村"的路子。

2008年，村内标志性的改革大道正式通车。这一年，小岗村农民人均收入达到6600元，高出凤阳县农民人均水平2000多元，比安徽省人均水平高出39%，是沈浩初到小岗村的3倍。

转眼就是2009年秋，沈浩的第二个3年任期又要期满了，小岗人再次坐不住了。严金昌试探着问："说实话，你还愿不愿留下来？"沈浩笑了："只要你们欢迎，我愿意一辈子留在小岗！"9月24日，小岗村又摁下了186个红手印，要求再次挽留沈浩，在他们给安徽省委组织部、省财政厅的信中写道："国家政策再好，没有一个好的领头人是不行的。而沈浩同志正是我们小岗村的一位好的领头人。请求省委组织部、财政厅把沈浩继续留在小岗村……"这纸红手印，寄托了小岗人富起来的梦想。 （下转第十四版）